

郭光侯抗租

林果

第五回 見御史哭陳始末 成家室定居他鄉



話說安平港口杆子手林石頭，經不起威迫利誘，不知不覺中放走了郭光侯。他也不敢問糖糴中裝的何物，還只當是一票值錢的私貨。那天持刀威嚇石頭的兩個外鄉客人，你道是誰？正是同安人葉方葉煥，他們與郭光侯素未見面，自從那次辱罵惡公差張龍李虎以後，知道郭光侯是一位不顧一己利害，敢作敢為的好漢，不由得出敬慕之意，後來打聽到他要乘糖船渡天津，他們也就搭乘這一艘船，一路保護郭光侯，這正是俠士英雄的行徑。

糖船啓碇開行，一路風平浪靜，看不完海天景色，不消半個月，早已抵達天津。郭光侯向眾人一一道謝了救助之恩，尤其與葉方葉煥二人，在船上談得十分投機，如今他們兄弟還要到江南辦事，少不得攜手西渡而別。

原來渡海來臺的福建人，原籍大半是漳州二州，郭家就是漳州的望族。當時的天津，已是商雲集的大商埠，漳泉人在天津經商的頗為衆多。來往的糖商中，早已傳說

郭光侯仗義抗租之事，大家都十分敬佩。如今聽到郭光侯來天津避難，都想一瞻風采，就在漳泉會館中舉行公宴，席間大家打聽鄉談，猜拳行令，爭着向郭光侯敬酒，熱鬧非凡。酒過數巡，會館執事林老先生請光侯敘述這次仗義抗租的始末，大家聽到惡吏攪辦官租魚肉鄉民之處，不由得切齒痛恨。聽到幾千人聚眾請願，官府也自驚惶，禁不住拍手稱快。再聽到藏身大糖糴，杆子手要檢驗的緊張關頭，又都搖頭咋舌，連叫好險！這一席酒直吃了三個時辰，才盡興而散。

却說當時主持會館的執事，乃是泉州人林橫，此人年過花甲，自幼即在天津經商，晚年將生意都交給兒孫輩去經營，原想退休返鄉，可以詩酒自娛。無耐在天津的漳泉同鄉，因為他經商多年，官場上的來往也多，一再懇求他繼續主持會館，官商間交涉有許多便利之處，他却不過來同鄉的情面，只好應允。

等酒闌人散以後，林老先生邀郭光侯到他家中休息，讓進書房，四顧無人，這才悄悄的向光侯說：「老弟，我比你癡長幾歲，這官場中的公事，我是瞭如指掌。你在臺灣得罪了官府，雖然險些來此，想來臺灣的官府豈肯罷休，禁一定行文捉拿你，你這裏其實安身不得。光侯連聲稱是，並求教有何良策。林老先生微微笑說：「天高地闊，要隱藏你並非難事，只是躲藏藏，一世不能出頭，終非長久之計。我這裡指點你一條明路，你可到北京求見御史陳慶鏞，此人是泉州府晉江縣人，以剛直敢言聞於天下，與我頗有深交。我寫一封信與你，你天明即可動身，見到陳御史，訴告始末。御史是可以面見當今的人，只要他能代你上疏伸冤，一定可以洗脫你的罪名。講到這裏，林老先生沈吟片刻，忽然正色道：「這驚動皇帝的事，不是兒戲，我知道你並無反意，但是聚眾抗官，也



挑水

林盛詞
劉成鈞畫

挑水扁擔吊鉤長，
兩手拉住水桶標。
家中還有半缸水，
借因挑水來看郎。
挑水扁擔吊鉤長，
前上後下左右悅。
熱情好比水樣滿，
就看阿哥作何想？
(根據鍾雙發農友的材料改寫)

難辭其咎，說不定你也會定罪。究竟你願意終身隱姓埋名，還是不顧一切去見官，這事還得你自己三思而行。郭光侯毫不遲疑的回道：「我原為的是惡吏爲了私利，欺壓家鄉父老，我才不顧一切的抗租請願。我決定依照老先生之議。叩見陳御史，只要家鄉父老，從此能安居樂業，我個人的生死榮辱，也不管得什麼了。林老先生點點頭道：「這是你的志氣，我焉能阻當，夜深了，你早點休息吧，但願你平安無事，榮歸家鄉就好。」

八月二十五日，光侯帶著林老先生的書信，在晉江會館拜見陳慶鏞御史，哭陳始末。陳御史深為憐憫，立即上疏奏報，不數日，道光帝准了疏奏，下諭解去知縣關圻之任，並着閩臺總督劉鎮帥拿辦兄第及一千有餘人犯，解京訊辦。結果，許東傑因攪辦官租，欺壓鄉民，從中漁利，被處嚴刑，其他人等雖然輕重有別，也一一判罪。臺灣的正供，從此全部改為納銀，並規定每石米谷一律折算爲六八銀二元，地方官吏不得額外勒索，臺灣縣下的鄉民，因此得以稍抒困苦。

至於郭光侯本人，果不出林老先生之料，被判處流刑，流配雲貴蠻荒瘴烟之地，但得到陳御史的照拂，林老先生又不時接濟，到也沒有受什麼苦。後來據說光侯已經娶妻生子，成家立業。日本人據臺的初年，臺南的郭家，還收到商人帶來的信息哩！(全文完)